

通俗語文小叢書

怎樣寫話

胡叔循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通俗語文小叢書

第二輯

怎樣造句 張志公著

怎樣閱讀 周振甫著

怎樣寫話 胡叔循著

初級文法 余學文著

書號：0070

怎樣寫話

著者 胡叔

出版者 通俗讀物出版

(北京建國門外杜家橋十五)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外文印刷廠

原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已印270,000冊 25千字

1954年5月新一版 定價1,200元

1954年5月第一次印刷 (270,001—310,000)

目 錄

一	寫話不難·····	1
二	用自己的話寫自己的事·····	4
三	要把意思說清楚·····	12
四	要抓住中心·····	15
五	要安排得好·····	21
六	連接起來·····	26
七	怎樣開頭·····	32
八	怎樣結尾·····	36
九	最後說幾句話·····	40

一 寫話不難

有人覺得寫話很不容易。

他們說：“學文化才幾個月，就要學寫話，這哪能成！”“我們寫不出來，沒有詞兒。”“滿肚子全是話，從哪兒寫起啊，這可辦不了。”

還有人去問一位老先生。老先生說：“那就是寫文章啊，可不簡單！我小時上私塾，上了三年才動筆，五年才聯句，要勉強寫成一篇文章，得花上七八年工夫。你們才上幾個月的學，就要寫文章，我看有些難。”

究竟寫話難不難呢？

人民戰士高玉寶解放前只唸了一個月零幾天的書，就被僞保長拉去放豬。後來他又做小工，做木匠，沒有機會學文化。東北解放，他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他在部隊做收發員的時候，給人家開收條，只會寫“今收到”三個字，下面就不會寫下去了。人家笑他。他想，因為不會寫字受的苦已經不知多少了，一定要學會寫字。他又想把自己受的苦寫了出來，讓全國的窮人看了，記住從前的仇恨，徹底打倒反動派。他下定決心，一面學寫字，一面學寫話。現在，他已寫好一本小說。看到這部小說的人，沒有一個

不說寫得真好。

高玉寶並不覺得寫話怎麼困難。

中南軍區一個戰士叫做鄭福。他是某部機一連的副排長，曾經立過七次大功和兩次小功。四月間他進速成學校的時候，只認識三十個字。學了兩個月，就會寫四百個字到八百個字的文章。他寫得很不壞，不但意思說得清楚，每句話也都說得能打動人。大家說：“鄭福勤學苦練，是個學習模範，我們要向他看齊。”

鄭福並沒有覺得寫話有什麼困難。

北京石景山的工人，高碑店的農民，市區的家庭婦女，他們有很多人學會了寫話。他們寫信給毛主席，給祁建華同志，給文化教員，都寫得很通順。他們自己寫的日記，有的寫國慶節的遊行，有的寫生產上的創造，有的寫自己學文化的進步，都能够把自己的意思寫出來。

他們大家也並不覺得寫話有太大的困難。

寫話就是用筆說話。嘴上怎麼說，筆下就怎麼寫。我們天天用嘴說話，並不覺得困難。用筆說話，不過是把自己心上的話，拿一個一個方塊字把它寫出來，也沒有什麼特別困難的地方。

我們工農出身的人，在舊社會受盡了反動階級的壓迫，吃過千辛萬苦，半輩子沒有過一天好日子。從前，我們不認識字，不會寫字，想寫一個條子、一封信，都不會寫，常常到處求人，到處受氣。毛主席來了，我們翻身了，

現在能够識字了，也能够寫字了，正好多花些工夫好好地學會寫話。學會了寫話，從前許許多多沒有文化的苦就不會再受到，自己肚子裏憋着的苦水也好寫出來給大家看看，自己的工作更有許多便利。

初學寫話的人感覺寫起來不容易，並不是寫話真有什麼難學，只是不知道寫話的方法。他們以為寫話既然是寫文章，就要有一種“文章腔”。他們不肯把自己心上想到的意思寫出來，要另外去找一個意思。不肯用自己說話的方法去寫，要另外找許多句子和詞兒去寫。這麼寫，覺得不像一篇“文章”，那麼寫，還是覺得不像一篇“文章”。寫來寫去總寫不好。其實，不管什麼“文章”不“文章”，心上想什麼就可以寫什麼，話怎麼說就可以怎麼寫，寫話是很容易的事。

寫話不難。

二 用自己的話寫自己的事

初學寫話的人要用自己的話寫自己的事。

我們第一次學寫話，提起筆來，怕四件事情：第一件，怕沒有話寫；第二件，怕有了話寫不出來；第三件，怕寫出來人家說寫得不好；第四件，有些生字、生詞記不牢，怕寫起來沒有詞兒。

只要我們能够學會用自己的話寫自己的事，這四件事都不必怕。

用自己的話寫自己的事，可以分成四個方面來說：

第一，“我寫我”，有什麼寫什麼。

北京一個文化館識字班的學員龐春發，開始學寫話，也覺得沒有話寫。教員告訴大家，有什麼便寫什麼。龐春發憋了半天，只寫了一句“中國共產黨萬歲”。教員走來一看，說：“寫得好。”他臉一紅，以為教員笑他。不料第二天牆報上貼成績，龐春發的這句話也貼上了。他去問教員。教員說：“你心上想到中國共產黨萬歲，就寫中國共產黨萬歲。明天你想到別的，再寫別的。想的多，就多寫一些，想的少，就少寫一些，不用發愁。”可是第二天龐春發還是覺得彆扭。他說：“我想的很多，可是寫不

出。這樣也去想，那樣也去想，腦袋裏裝滿東西，不知道寫哪樣好。”教員說：“你是翻了身的人，從前在舊社會裏受地主的壓迫，你覺得最忘不了的事是什麼？”龐春發說：“那還用說，我的兒子讓他們逼死的事，你也知道啊。”教員說：“不好就把這件事寫出來麼？”龐春發說：“我一個人的事，能寫麼？”教員說：“怎麼不能寫？寫自己的事，才会有話說。”龐春發找到了這個竅門，第二回就寫了二百多個字。

寫話的時候，要是寫的是自己的事情，總是有話說的。不是麼？你過去親身經歷過的事，怎麼來的，怎麼去的，自己裝滿一肚子，如果要把它寫出來，會沒有話說麼？你曾經用腦筋想過的事，怎麼長，怎麼短，自己心上全有數，如果要把它寫出來，會沒有話說麼？我們初學寫話，決不要去找別的什麼來寫，只要把自己這些事情寫出來就很好。不管是怎麼一件事，只要有什麼寫什麼，是怎麼個樣子寫成個怎麼樣子，就一定能够有很多話好寫。

自然，自己經過的事情是很多的，不能在一篇寫話裏面全把它寫出來。可是大家在過去的生活中總有一些使自己最高興的事，使自己最苦痛的事，使自己最不能忘記的事。我們平常一提到這些事，心就激動起來：提到高興的事，心就在跳；提到痛苦的事，心會發酸；提到那些難忘的可恨的事，就不由人不咬牙關。我們第一次寫話，就可以寫這些事情，也只要寫這些事情。寫這些事情，決不怕

沒有話說。

“我寫我”，有什麼寫什麼，不怕沒有話寫。

第二，話怎麼說就怎麼寫。

華東軍區的戰士張志仁，用牙膏瓶做了個槍口帽。大家說也做得好，他想把這件事寫在日記上。可是他嘴上能把這件事說清楚，筆下却寫不出來。他想了又想，只在日記本子上寫了一句話：“今天沒有事，做了槍口。”文化教員看不懂，問他：“張志仁，你好好一個人，怎麼做了槍口？”張志仁說：“我今天沒有事，用了個牙膏瓶做了一個槍口帽。可是寫不上。”教員說：“把你現在說的這句話，一個字一個字照着寫，就能寫上。”張志仁一想，原來寫話用不着繞彎子，他把不會寫的“膏”字和“帽”字問明白了，就把這句話寫上了。

還有，第四野戰軍有個呂治全，開頭學寫話，覺得挺為難。大家幫助他，告訴他只要把嘴上說的話用筆寫下來，可是他老覺得沒有話說。有一天，教員叫大家造句，要用“不但……還……”造成一個句子。呂治全怎麼也造不出來，急得眼看就要冒火。學習小組長李樹森和別的組員幾個人一嘰咕，想了一個主意。大家說：“呂治全同志，造不好就別造了，咱們來談談吧！”

呂治全一撇嘴說：“談就談唄！”

李樹森問他：“你看咱班誰學習最好？”

“那還用說，是組長你。”呂治全回答。

“我有什麼好呢？”

“你呀，不但自己學習得好，還肯幫助別人。”

呂治全的話還沒有說完，大家哄的一下全笑了起來：

“呂治全，你的句子造得很漂亮。”

“造什麼句子，我是在說話呀！”呂治全以為同志們在開玩笑。

李樹森就給他解釋：“造句子，寫話，就是用筆把話寫出來。你剛才不是已經把‘不但……還……’說出來了嗎？這句話只要寫下來就行。”

呂治全高興得跳了起來：“經你這麼一指點，我明白啦。我原先還以為寫話並不是寫嘴上說的話，要去另外找話寫。原來寫話和說話真的是一回事，這一下子不怕沒有話寫了。”

話怎麼說就怎麼寫，不怕有話寫不出來。

第三，把自己要寫出來的話，先向大家用嘴說一遍，請大家提一些意見之後，再把它寫出來。

華北軍區有一個炊事員同志，他給牆報寫了個快板，大家都說他寫得很好。有人跑去問他，怎麼會寫得這麼好。他那時正在切菜，很高興的說：

“我寫這個快板的經過很簡單。頭天晚上我把快板上寫的事情，向俺班裏嘟囔了一下，大家說好，第二天就寫出來了。”

“先‘嘟囔’一遍就能寫好麼？那為什麼呢？”

“爲什麼，你想吧！事情是現成的，說一遍就是把事情給歸攏一下……”

把自己要寫出來的話向大家先嘟囔一遍是有好處的。平常我們說話，是和人家面對面說的。雖然把話說得簡單一些，人家看了我們的表情和手勢，也可以聽得懂我們的意思。就是話說得嚕噓一些，人家聽了也可以原諒我們。甚至把話說錯了，人家聽不懂，聽的人儘可以問，說的人也儘可以重說一遍。現在我們寫話，就不是跟人家面對面說話了，而是要把話寫在紙上面拿給人家去看了。要是我們寫得太簡單，人家就看不懂。要是寫得太嚕噓，人家看了就討厭。要是寫錯了，拿了去給別人看，便不好把它拿回來改正。這樣就不如先把要寫出來的話向大家說一遍，問問大家，聽得懂聽不懂，說得好不好。自己把要寫出來的話在嘴上說的時候歸歸攏，再聽聽人家的意見，寫了出來自然要好得多了。

華北軍區速成學校的學員，初學寫話的時候，大家學了這個方法，原來不會寫話的很快地就會寫話了。他們這樣寫話，寫得又快，寫出來的東西又好。他們把這種方法提一個名字，叫做“說文”。

在寫話之前，先經過一次“說文”活動，怎麼個寫法自己心裏有了數，就不必再怕寫出來人家說寫得不好，就可以放胆寫了。

第四，猛打猛衝，跳障礙，補窟窿。

高玉寶開始寫話的時候，碰到不會寫的生字、生詞，就先作一個記號，讓那個生字、生詞空在那裏，等到寫完了，再去問人，查字典，把它補進去。現在華北軍區的學員大家都學得這樣做。這樣做了，寫話的時候，就不必爲了不會寫這些生字、生詞，東去問人，西去查字典，弄得有話寫不下去。不會寫的生字、生詞是寫話的障礙，先跳過這個障礙，讓它空在那裏，自己的思想便不會被它打斷。等到全篇寫完了，再把原來空白地方的窟窿補上字，並不嫌遲。還有，寫草稿的時候，有些字不會寫，寫成錯字、別字，也不要緊，等補窟窿的時候，可以一面補生字、生詞，一面改正錯字、別字。

跳障礙，補窟窿，寫起來就可以猛打猛衝，一個勁兒直往下寫。這就用不着怕在寫草稿的時候沒有詞兒可以寫了。

上面說的四件事，初學寫話的人都可拿來作爲寫話的方法，貫徹“用自己的話寫自己的事”。用自己的話寫自己的事是很重要的。懂得用自己的話寫自己的事，就知道寫話並不要什麼“文章腔”，也就不會怕這樣，怕那樣，寫不出話來。學會了用自己的話寫自己的事，自己多琢磨琢磨，也就可以知道寫話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樣，寫久了之後，自然而然便會寫話了。

我們說“寫久了之後，自然而然便會寫話了”，這並不是一句空話。學泅水的人，只怕不敢跳下水，要是跳了

下去，多練習練習，手自然便會划，腳自然便會動。學寫話能够用自己的話寫自己的事，就等於學泅水時已經學會跳下水的方法，以後只要多練習練習，也自然會摸到寫話的竅門。

可是泅水要泅得好，光靠自己練，不免吃力一些。究竟手該怎麼划，腳該怎麼動，心裏要是沒有數，慢慢去摸，指不定哪一天才能摸到竅門。要是看看人家泅水的姿勢，再聽聽人家說怎樣才能省力，怎樣才能泅得快，拿人家的方法跟自己原先的方法比較比較，學起來便容易得多。學寫話也是一樣，用自己的話寫自己的事，只是衝破不敢動筆寫的一關，等到自己已經初步會寫了，便要琢磨琢磨進一步懂得一些寫作方法。

要學會一些寫作方法，主要要靠多讀、多看、多寫。同樣一句話，自己寫不出來，人家却寫得出來，自己寫不好，人家却寫得好。同樣一件事情，自己說不清楚，人家却說得有條理，一看就明白。可見人家寫的方法比自己好。要把人家寫的方法學到家，就要多讀別人的文章，多看書，多看報。看多了，讀熟了，人家寫的方法也就學來了。再加上自己多練習多寫，自己寫起來也就可以熟練了。

除掉多看、多讀、多寫之外，也可以把別人說的寫作方法拿來看看。別人說的寫作方法，多半也是從實際寫話裏摸到的一些經驗。我們看看他們說的話，便可以得到一

些寫作的基本知識。譬如我們不知道路，別人把方向指明了，告訴我們哪裏要轉彎，哪裏要一直走，我們便可以少走許多冤枉路。但是別人說的話，只能指出一個大概方向，究竟該怎麼個走法，還得自己去走。所以學寫話還是要從多看、多讀、多寫去着手，人家說的寫作方法只可拿來參考參考。

下面說的一些寫作的基本方法，也只可供你寫話時的參考。

三 要把意思說清楚

一篇寫話，要說清楚一件事情或者一個道理。

前面說的張志仁，他把拿牙膏瓶做槍口帽這件事，寫成了“我做槍口”，這能不能算一篇寫話呢？

不能，因為這句話沒有把意思說清楚，不能算是一篇寫話。

前面說的龐春發，他寫了一句“中國共產黨萬歲”，這能不能算一篇寫話呢？

不能，因為這句話只是一個標語。他心裏想到許多中國共產黨的好處，筆下並沒有寫出來。單是一句句，沒有把道理說清楚，不能算是一篇寫話。

初學寫話的人，往往不能把意思說清楚。

山西太行縣貧農李富貴，寫了下面一段話：

我看戲。王貴與李香香。地主惡霸分子把王的親爹逼死。又把王貴叫在他家。他又叫二狗狗腿。叫一個二狗腿說。咱短錢，狗腿思想了一下。你給咱做一個放羊。以後就去給人家放羊。以後王貴給你放羊。王貴給你放羊了。你地主。以後去給人。慢慢才翻起身來。王貴去參加了八

路軍。以後才翻起身來。地主知道把王貴吊起來了。打的王貴滿身血。王貴說，你打死我來不要緊。死後窮苦人曉得以後，足來把你打倒。

這樣一段話，就沒有把意思說清楚。李富貴自己心裏有很多意思，但是他顛三倒四說不清楚，句子也不通，寫出來教人家看不懂。

某部二營五連戰士胡松言，一句話一句話分開來寫，已經寫得很好，但是叫他把句子連起來做成一篇“寫話”，却說不清楚了。下面便是他寫的日記：

七日，星期六，晴。

今天沒有上文化課。首長測驗我們的成績。我們已經學習一千多個字了。今天我們的成績測驗。我有很大的進步。我們學習。從前一個字不認識。現在也能認識一千多個字了。我們學會的。現在我們能寫日記了。文化教員很辛苦。我們自己努力。今天首長測驗我們的成績。要鞏固一千多個字的成績。一定要努力。現在我要努力學習。提高文化水平。這是今天測驗的一篇日記。胡松言寫的。

這篇日記一共只有十六句話，有些話說了又說，有些話又沒有說透，教人家看不懂究竟是什麼意思。

某部一營機槍連的戰士王德成已經會寫句子，並且已學會把許多句子分成段落，但是連接成一篇寫話仍然顯得很亂。下面就是他的一篇壁報稿子：

劉樹成是全連模範

劉樹成在一營機槍一連。他是全連的模範。劉樹成是炊事班長。

指導員召開了一個模範座談會。指導員說：“召集大家沒有別的事，主要是研究怎樣把兵練好。”

每一頓作飯的時候，他說：“同志們淘米要注意啊！別把米撒掉地下。”地下有米他看見就撿起來。同志們吃飯不當心，他說：“喂！你沒有看見有的老百姓吃稀飯麼？”

他看見同志們費柴火。他心痛。他說：“一頓十五斤夠了，能省下五六斤。”同志們算算，一天就打十斤，一個月就有三百多斤，一連這些，全軍要多少？

晚上大家都很歡喜，李二強還唱戲。

這篇稿子一共五段。分開來看，每一段都寫得不算壞。連起來看，第二第五兩段說的都和劉樹成沒有關係，夾在裏面，便把全篇的意思弄得零零碎碎，不像一篇寫話了。

怎麼才能把意思說清楚，是學寫話最要緊的事。我們下面要詳細談談。